



跋山涉水六十载，寻遍当地每座山头，历经艰险，最终查清58名牺牲战友下落，为他们恢复了应得荣誉，将他们记入光辉史册。这段用忠诚和执着书写的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叫熊子勋，湖北省谷城县一位普通离休干部。他对牺牲战友的生死承诺永远打动人心。

——编者

寻找

邵悦 刘志强 方开富

一场匪患让战友阴阳两隔

1948年，熊子勋随解放军南下，在解放湖北谷城后，留在当地公安局工作。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暴乱，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。

1949年3月23日夜，躲藏在谷城县西南深山的国民党残部、土匪，在该县紫金区（现为镇——笔者注）沈家堰子发动武装暴乱，杀害紫金区区长冯明道和其他干部群众110余人，掠走大量物资，史称“3·23沈堰武装暴乱”。

暴乱发生后，谷城县独立营第3连连长白振东带领部队前去剿匪。在紫金区茶园沟，他们遭到匪徒伏击与围攻，全连下落不明。由于熊子勋有丰富的作战经验，谷城县委任他担任紫金区区长，率领部队再次进山剿匪，并寻找3连下落。熊子勋一路上忧心忡忡，因为在3连战友中，有与他一起乞讨谋生、一同南下革命的3位蒙阴老乡，他们分别叫杜以武、杜继山、杜以德，4人感情深厚。

当到达事发地点了解实际情况后，熊子勋悲从中来：茶园沟现场一具遗体也没有！但是，草丛中散落着解放军战士被炸破、被撕碎的衣裤，树蔓枝叶上染着鲜血……可以肯定，茶园沟曾发生过异常惨烈的战斗，3连战友凶多吉少。

半截沾满鲜血的钢笔，让熊子勋泪流满面。那个钢笔他再熟悉不过，是好兄弟杜继山的。熊子勋不由得想起3连出发前那个夜晚，自己还为杜继山他们3人壮行，约定好执行完任务回来后，就帮杜继山他们说媒、喝他们的喜酒，如今，却可能生死两隔，那场聚会也成了最后的诀别。因身负剿匪重任，熊子勋没有太多时间悲伤，只好含泪将遗物掩埋。

赤子之情化作千钧之诺

1950年初，历经9个多月艰苦战斗，在熊子勋的带领下，紫金区中队和独立营剿灭了磨盘山上最后一股匪徒，解放了谷城西南山区。

剿匪胜利后，想到如此多的战友在山里失踪、音信全无，熊子勋又带队进山寻找战友踪迹。根据土匪交代，熊子勋只找到了壮烈牺牲的紫金区区长冯明道同志的遗体，之后便再无收获。

不久，谷城县为牺牲烈士举行公祭大会，冯明道区长的妻子李清莲带着9岁的儿子千里奔丧，领取丈夫遗体回家。公祭大会上，冯区长的妻子上台致悼词，一滴眼泪也没有流；马车载着冯区长的遗体缓缓离开谷城，几乎所有老百姓都前来为他送行，李清莲用眼神无声地感谢着大家，依旧没有流泪。但当车队驶出谷城地界，李清莲开始抱着冯区长的棺材放声大哭。她对送行的熊子勋说：“娃他爹是共产党员，我不能给他丢脸，我要让老百姓觉得有你们解放军在，他们就有依靠，所以我不能哭。可是我真想跟娃他爹一起去啊！”

这番话，让熊子勋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李清

莲如此，3连战友的家人应该也是如此痛彻心扉的悲伤吧。想到这里，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，熊子勋决定，要找到战友遗骸，让他们的英魂早日安息。心中暗暗许下诺言后，熊子勋便踏上寻找之路，这条路，一走就是60年。

翻山越岭查证英烈线索

誓言重若千金，践诺并非易事。一开始，熊子勋不仅找不到3连战友的遗骸，而且因为战乱，连名册都没有拿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想要搞清楚每名烈士的姓名，并找到他们的遗骸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于是，熊子勋只好采取笨办法，沿着崎岖山路，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地问，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找，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爬。

刚开始寻访不久，一个抉择就摆在熊子勋面前——他被选调到湖北日报社工作。熊子勋接受了这一调动，但在省城工作的那段时间，每当想起牺牲在大山里的战友，他就彻夜难眠。于是，3个月后，熊子勋放弃省城的优渥生活，重新回到谷城，继续寻找战友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辗转半年后，熊子勋在四川省青城山找到了谷城独立营3连的人员名单。如获至宝的熊子勋立即上报政府，并根据名册，以当年区长的名义，给3连70多位战友的家里写信，收到58封回信。从此，熊子勋便把寻找这58位战友，作为一生的使命。

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，就算找到遗骸，也很难快速、准确地与牺牲战友一一对应。熊子勋便找到当地健在的事件亲历者或知情人，比如救助过解放军伤员的，亲眼见过或听上辈人讲过解放军牺牲情形的村民，对他们进行访谈，之后再根据各方资料和现场确认，弄清楚遗骸所对应的战友姓名。

熊子勋每次进山时大都独自一人，用布包背上几个干馍馍，带上草帽，拄杖就出发了。少则两三天，多则半个月，住过山洞，喝过河水，打过野猪，双手磨出厚厚的茧子，穿坏无数双胶鞋，身上的衣服也被磨破不知道多少件。

有一次在老虎坎寻访，熊子勋听当地一位老大娘讲，她曾救过一个叫小武的解放军重伤员，山东人。因为伤得太重，没几天就不行了，被埋在不远处的山坡上。此时，熊子勋心里已经确认，大娘口中那个国字脸、大眼睛、皮肤黝黑的战士，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好兄弟——杜以武。就这样，线索慢慢地多起来，茶园沟三里地外的崖洞里有3位战士被枪杀，黄山崖边上的大槐树下埋着几位解放军伤员……

每找到一位牺牲战友，熊子勋都会给烈士立一个坟头；每确认一名烈士的身份，他便郑重在笔记本上记下烈士的名字：排长李志敏，8班长杜继山，战士张利泉、马明发、尹正民、孙友亮、董文学、杜以德、陈华泽、陶德荣、黄怀冰……

这时，熊子勋总会在心中默默说道：兄弟们，让你们久等了！

痛失右眼屡经生死时刻

因为长时间风餐露宿，各种疾病也向熊子勋悄然袭来。1982年，熊子勋被诊断患上胃癌。得知病情后，他感觉时日不多，但早年立下的誓言还没有完成，因此决定必须抓紧时间进山，继续查找线索。家人怕他出意外，想方设法劝阻，却总是拗不过他。有次从山中归来，看着他灰头土脸，到处是伤的模样，妻子刘淑娟生气了。在熊子勋记忆中，那是妻子第一次对他大发脾气。

妻子动情地说：“你的战友一定都知道，你熊子勋已经尽力了。”说完，转脸抽泣。想到这些年妻子跟着他受的罪、吃的苦，熊子勋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但没办法，事还没有办完，不能就此止步啊。熊子勋便低声劝妻子：“我不回家你着急，我的战友回不了家，我也着急啊！”

劝慰了妻子，熊子勋继续踏上寻找之路。一次，在与石人沟一位姓焦的农民交谈时，熊子勋得知半山腰上有两座解放军的坟，便当即决定要去看看。农民老焦说，那里很陡，现在又是阴天，不能上去。熊子勋心切，坚持要去，老焦只好送给他一根棍子当拐杖，并叮嘱他要小心山洪。

快爬到半山腰时，大雨倾泻而下，躲在一棵大树下避雨的熊子勋被一股泥石流冲下山下。

熊子勋在碎石乱泥的洪流中不停翻滚，幸好被两棵大树挡住，才捡回一条命。惊过后，熊子勋一摸眼睛，发现右眼已血肉模糊。原来在翻滚中，他的右眼被严重刺伤，就此失明。

采访中，当问到“这么艰辛，为什么还要坚持，图什么”时，熊子勋动容地说：“我找他们，是我人生的神圣价值！我什么都不要！要是自私自利的活，怎么配做一个革命者呢？！”

或许是感动了上苍，也许或是烈士英灵保佑，熊子勋不仅在山中脱险，胃癌也奇迹般地好转。更令他欣慰的是，截至1988年年底，他已掌握了48名战友的下落和牺牲经过。但是剩下的10名战友却始终没有踪影，就像从谷城大山里消失了一样。

留下遗书不改赤诚初心

时间转入1989年，命运再次跟熊子勋开了个玩笑。起初他只是感觉腹部阵痛，后来一查竟是肝癌。从那时起，妻子把熊子勋看得更紧了。但在他看来，自己时日可能不多，那些知道烈士线索的人也可能越来越少了！于是，他提笔给妻儿写下遗书：

“老夫老妻几十年了，我死都不会向阎王爷服输的。只求你成全我，让我去，想想过去的战友，想想到现在以弟兄还下落不明，比起他们我又算得了什么？若我死在半路上，就埋在那儿，让我和他们在一起吧……”妻子读后，泪如雨下。

1990年1月18日，农历腊月二十二，熊子勋趁春节回乡的人多，又来到白云沟，晚上借宿在过去曾当过伪保长的一户农民家中，从他那里知道了一名3连战士的下落。第二天，村支书叫熊子勋帮忙给村里抬树，在和参加抬树的村民攀谈闲聊中，熊子勋又知道了3连剩下的9名战士被杀害和掩埋尸体的地方。

就这样，58名战友的牺牲经过和遗骸掩埋地全被熊子勋调查清楚。在此期间，得益于熊子勋的辛苦奔波和证明，牺牲的战友后来都被政府追认为烈士。马明发烈士就是其中之一。遭遇伏击后，马明发与另外6名战士尝试夜色突围，却被敌人包围在山崖。面对敌人威逼利诱，马明发大喊：“想让我叛变投降，休想！”随即举起砍刀杀向敌群，英勇牺牲。

当熊子勋辗转找到马明发的弟弟马明礼，并将马明发牺牲的经过讲给马明礼时，马明礼动情地说：“我的哥哥是个大英雄！如果没有熊老爷子，我不会真正体会到我哥哥这个烈士的称呼有多么重的分量，我从心底里感谢他！”

当一切都找寻完毕，时间已过去整整40年，但是，故事并没有结束。

执笔为剑记录英雄之歌

在搜寻烈士遗骸的过程中，对牺牲战友的牵挂与缅怀，也激发起熊子勋为烈士写书立传的信念。他广泛搜集解放军在谷城西南山区的史料，经过10多年整理，撰写出《磨盘山平暴记》。1982年，熊子勋又以《磨盘山平暴记》为基础，开始撰写《黎明前的钟声》。

当时，熊子勋已近花甲，除右眼失明外，左眼也患上白内障，加之长时间写作，视力急剧下降，每次写字，他都是左手拿放大镜，右手拿钢笔。不管白天还是夜晚，只要有灵感，就立即记下来。这样一来，纸上的字就写得很大，每张纸一般人能写两三百字，熊子勋只能写20多字。他一边寻访、一边写，期间数易其稿，直到2003年才完成50多万字的初稿。因为字大，初稿装了好几袋子。当他把手稿“搬”到编辑部时，编辑还以为这是几百万字的“巨著”。

2008年7月，经过反复考证修改，《黎明前的钟声》正式出版。熊子勋来到谷城县烈士陵园，将鲜花和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书摆在烈士纪念碑前，告慰58位烈士的英灵。他摩挲着新书泪流满面：“兄弟们，你们用生命书写的历史，会永载史册，你们可以回家了！”

一位烈士一座丰碑一段历史赞歌，一座山头一季春秋一脉历史传承。在熊子勋对战友的承诺兑现时，一个甲子的人生丰碑也就此耸立，光芒四射。熊子勋用一生，实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初心使命的守望。

延伸阅读

除了熊子勋，还有很多老兵践行着自己当年对战友的承诺，行走在寻找牺牲战友遗骸的路上，这一走，便是一生的追寻。

“我不想让战友们当无名烈士”

1949年10月，21岁的张福伟是一名卫生队队长。他所在部队奉命乘船前往福建，增援第10兵团攻打金门。当轮船将要抵达福州洪山桥旁的闽江江面时，遭国民党飞机轰炸，牺牲18人。张福伟幸运逃过一劫。由于情况紧急，牺牲战友的遗体没能妥善安葬，张福伟就随部队奔赴前线。

“我不想让战友们当无名烈士”，从战友牺牲的那一刻起，张福伟就怀有这样的信念。历经24年，他找遍福州城，先后写了100多封信，终于在1973年找到了18位牺牲战友的遗骸。在其他战友帮助下，他又用13年时间仔细考察，核实部分战友信息。1986年，张福伟通过多方努力，让战友遗骸归葬烈士陵园。

拿出终身积蓄，只为战友安息

1939年刚入伍时，欧兴田是一名侦察兵，他所在尖刀班共有9人。兄弟9人都在各自手臂上刻了自己的名字，作为牺牲时识别的依据，并约定一旦发生危险，活下来的人要为其他人收尸、守墓。为保护清凉村这一交通要道，2400多名新四军战士付出宝贵生命，其中就包括欧兴田尖刀班的战友。

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欧兴田所在部队为当年死去的战友建了烈士陵园，后来陵园又在淮海战役期间毁于战火，烈士的遗骸也都无处可寻。为完成诺言，欧兴田不辞辛劳地寻找战友遗骸长达30年。尖刀班8位战友的遗骸，最快的他用两年时间就找到了，最慢的那位战友，他用了整整23年才找到。

1996年，欧兴田拿出自己一辈子的积蓄大约100万元，重建烈士陵园。陵园建成后，欧兴田从家中搬出，也住进了那个陵园，为战友守墓。直到2016年3月因病去世前一个月，他还一直住在陵园，不肯回家。他的遗愿是：生为战友守墓，死与战友同眠。

我一定要找到你

1978年年底，郭益民参军入伍，同是河南籍的李保良与他分到同一连队，两名年轻

一句诺言，一生践行

人朝夕相处，亲如兄弟。后来，二人所在部队开赴前线，他们立下约定：“不管谁在战场上牺牲，活着的人一定要把对方带回老家。”不久，在一次战斗中，李保良被一枚火箭弹击中，壮烈牺牲，时年19岁。战争结束后，想起之前的生死约定，郭益民决定踏上寻访战友遗骸之路。他说：“我的兄弟在战场上没了，不能连块骨头都不留下吧，找不到遗骸，怎么向战友交代？”

几经辗转，郭益民最终在战友陈建国处了解到了李保良埋葬的大致方位。对照战友陈建国绘制的地图，郭益民倔强地开始了“一个人的战斗”。时间一晃而过，搜寻战友遗骸的工作仍在艰难进行。眼看进入人生暮年，郭益民越来越感到时间紧迫，常常天不亮就起床，或许他已无限接近答案。

一声“战友”，就是一生战友。牺牲战友印在这些老兵的心上，这些老兵的寻找则印在我们的心里。他们用自己的一生，讲述了一个个忠守诺言的故事，为我们树立了一座座精神丰碑，值得去久久凝望。

（李 栓整理）

上图：在熊子勋努力下，58位战友被一一追认为革命烈士。
右上图：由于视力差，熊子勋只能靠放大镜进行资料查阅和写作。
左下图：熊子勋带着草帽、挎包，拄着自制的荆条拐杖进山寻访。
右下图：熊子勋把寻找战友的承诺写在纸上，并用一生时间来兑现。

制图：扈 硕

